

# 耳順鐵漢卸甲展柔情 何子棠變身 動物守護神

一次與學生的對話，令本來準備退休後盡享天倫樂的前總警司何子棠，放低「嘆世界」的念頭，決定繼續服務香港市民。萬料不到的是，何子棠竟告別老本行，轉到愛護動物協會擔任檢核部總監，保護動物安全與福利。何子棠希望公眾對動物在內的所有生命，予以更深切尊重的態度，並與動物和諧共處。

大公報記者 陳 璵



▲警隊年代的何子棠，主要負責訓練工作，圖為他在警察學校檢閱

何子棠從警隊退下火線後，在57歲時加入香港機場保安公司，在三年半時間裡，他籌建了機場保安訓練學院，為亞太區學員提供培訓基地。本來，何子棠打算功成身退，過其「嘆世界」與天倫樂日子，就在此時，警隊就業輔導組向他表示，可有興趣到愛護動物協會工作。何子棠即時婉拒好意，理由是，他一直希望退休後多點陪伴家人，另外他對愛護動物協會的印象其實不太好，「聽聞他們經常大量put down（人道毀滅）動物」。

曾是何子棠學生的警隊就業輔導組同事反問他：「以前，你不是教我別道聽途說，要親身去驗證嗎？」何子棠登時啞口無言，只說兩日後答覆對方。

## 「放蛇」了解準僱主

行動派的何子棠決定要到愛護動物協會「放蛇」，親身了解該機構實況。他向協會職員表示要領養動物，並提出了多個刁鑽難題，對方不但無「唔耐煩」，而且認真和專業地解答，令他十分滿意。透過親身感受和調查，何子棠發現愛護動物協會的運作正規、專業，與外界及坊間流傳的說法有頗大出入。經再三考慮後，他決定加入愛護動物協會大家庭。

何子棠所任職的檢核部，大部分時間負責拯救被困、受傷或遭遺棄的動物，「救動物很多人懂，但要有系統地去做並不多，愛護動物協會是這個範疇的專家。」據悉，檢核部目前有26名全職

工作人員，24小時輪班當值，時刻守護動物，並致力營造安全健康的動物生存環境。

「我們每年平均拯救逾2000隻動物，當中以貓、狗最常見，但亦不乏牛、雀鳥，甚至是果子狸等野生動物。」何子棠笑言，拯救動物的過程往往充滿困難，有時甚至需要求助消防處。另外，動物的活動範圍比人類廣，而且體型細小，經常有機會被困於人類意想不到的地方，例如樹梢、水溝、墳場等。檢核部的同事有時為拯救動物，更要日以繼夜工作。

## 九日拯救流浪牛

何子棠記得有次為拯救一頭誤墮水塘引水道的流浪牛，費盡了心機與精力。檢核部同事接到市民的求助電話後到場，「無論我們怎樣安撫該頭牛，牠都無意欲走出來，就這樣，首日拯救工作以失敗作結。」愛協職員隨後每日到場試圖「救牛」，但每日都失望而回。數日後，該頭流浪牛與愛協工作人員逐漸稔熟。至受困第九日，職員已不用大力地拉扯牛身，而「牛牛」也自動自覺走上以木板和磚頭築成的臨時斜台，最終聽

聽話走出引水道，成功回歸大自然。何子棠欣慰地表示，今日的港人對保護動物和防止虐畜的意識都大大地提高，當發現有動物疑似被虐待，或需要被拯救時，都會盡快致電愛協求助，令工作人員能及時行動，救助更多動物。

## 盼賦執法權便調查

不過，他承認檢核部「幫辦」在行動時依然要面對阻滯。「愛協是非牟利機構，我們只有和普通市民同樣的權利。曾試過在接到投訴後，在嘗試進入懷疑虐畜者的住宅調查時被拒絕。我們必須等到警方認為有合理的懷疑後，才可強制入屋。」對此，何子棠希望政府能借鑒美國部分州的法例，賦予愛護動物協會一定程度的執法權以方便調查，同時這也能加強與警方和漁護署的合作。

愛護動物協會的工作源於機緣巧合，何子棠現在樂在其中，「由返工第一天開始就覺得很有趣，而且越做越起勁。」在他眼中，動物是弱勢的一群，人類吃飽、穿暖、住好，卻往往忽略，甚至犧牲動物的權益，「動物應獲得合理對待與尊重，我衷心希望公眾都能學懂與動物和諧共處。」

## 讀經齋戒練八段錦

69歲的何子棠精神矍鑠，面對繁重工作仍應付自如，這與他的宗教生活、飲食及運動習慣不無關係。何子棠多年來堅持讀佛經、守齋戒、練習「八段錦」。宗教信仰方面，他認為要講求緣分，何子棠最初皈依道教，後來發現自己與佛教更為契合。他認為佛、道兩者無衝突，而宗教讓他明白在充滿缺陷的世界，依舊可以積極面對，追求完美。

何子棠每日「吃齋念佛」，但年輕時竟無任何信仰，他憶述當年只是跟著社會風氣去做，「屋企同差館都拜關帝，我就跟著拜」。上世紀70年代，何子棠偶然有機會接觸到道教，從道教書籍認識呂祖，最終皈依道教，其後更加入非牟利慈善道教團體「蓬瀛仙館」擔任理事，負責籌集善款。

又是一次偶然機會，何子棠開始讀佛茹素。1997年，何子棠的外父病重，一位佛教法師建議他讀佛經，「老人家」的病情或會好轉。何子棠念及自己無

能為力，出於一片孝心，開始看經、唸經，越讀越上口，漸入佳境後，經書中的內容慢慢了然於胸，「用佛教來解釋世間萬事萬物，我特別容易理解和吸收。」

## 茹素17年淨化體膚

同年，何子棠也病倒了，經幾位醫生診治仍找不到醫治的方法，法師建議他吃齋，他便照做，未幾身體竟然痊癒。何子棠指出，最初減30多磅，但無不適，由是開始了17年的茹素生活，「人年紀大了或多或少都會有痛風、高血脂，但我都無，閱讀很小的字也不用戴老花眼鏡。」家人在何子棠影響下，都已變成「素食一族」。

他認為宗教讓人重新認識世界，「剛做警察時血氣方剛，誓要杜絕一切罪案，希望拘捕所有賊人，但當發現根本無法做到時就很沮喪，直到認識了道教和佛教後，我變得豁然開朗，懂得這是



▲何子棠熱愛「八段錦」，曾在公餘時間開班教學，學生逾千人

個有缺陷的世界，世上無烏托邦，但人們可以把握每分每秒，一直追求完美，不斷地進步。」

何子棠是「八段錦」高手，桃李滿門。他在上世紀90年代拜師武當山邱處機祖師龍門派第28代傳人胡廣發，學習招式繁複的武術「八段錦」，學成後，他在工餘時間開班授徒，多年來學生已逾千人，「教學相長，進步得快」。何子棠雖已不再教學，但每朝都練一陣子「八段錦」，再開始繁忙工作。

## 公眾誤解虐待動物

近年，本港虐待動物案件有上升趨勢，有人甚至將香港稱為「虐待動物之都」。何子棠認為公眾對「虐待動物」誤解，不少動物意外或自然死亡個案都被當成「動物慘遭毒手」。何子棠認為，市民已提高對保護動物和防止虐畜的意識，當發現有動物疑似被虐待或需要拯救時，都會致電愛護動物協會求助。

不過，他也發現不少人將動物意外或自然死亡的個案混淆，誤以為有人故意施毒手，「根據現場證據及過往經驗，部分動物死亡案件不應繼續調查下去

，但是，有市民會責罵『愛護動物協會不愛動物』，又或找傳媒介入，令我們難以正常進行工作」。

何子棠舉例解釋，2013年有77宗本地貓非正常死亡個案，有30宗在現場已排除人為因素；另在47宗送往化驗的個案中，有36宗已證實與人為無關，屬於自然死亡、染上疾病或自己弄傷等。他又說：「我們不否認存在虐待動物情況，但希望市民盡量不要憑空懷疑，希望公眾以更理性、平衡的態度看待動物，避免感情用事。」



▲愛護動物協會不時在學校開展教育講座，讓孩子們學懂尊重生命及關愛動物的重要性

▼何子棠告別保護市民的角色，變身保護和拯救動物的前線要員



▲何子棠(右五)在1977年至1980年擔任港督麥理浩的特級副官

## 那些年我和「阿督」執垃圾

「俗語話好仔不當差，但我從無後悔過做過警察。」何子棠中學畢業後加入警隊，警察這份職業，一做便35年。何子棠經歷殖民地時期的香港警察隊、皇家香港警察隊，到回歸後的香港警務處，從一名「幫辦」做起，位至退休前的總警司。每當聊起昔日的「警察故事」，依然滔滔不絕。

何子棠自言是守紀律的人，學生年代已經常做班長，「我不喜歡別人不守秩序，沒有規矩，長大後加入紀律部隊，其實很切合自己的個性。」何子棠坦言，考警隊也是受父親影響。他憶述：「爸爸是輔警，我自小已見他在球場維持秩序，我對他穿着制服列隊步操畫面，印象非常深。」

## 港督副官記性一流

中六時的何子棠，與一班球場「波友」報考警隊，1967年6月26日，他正式成為警隊一分子，擔任督察。兩年後，香港警察隊改稱皇家香港警察隊，他先後任職於警察學校訓練組、軍裝部，11年後晉升為「三粒花」的總督察，1997年，被擢升為總警司。他曾駐守的「環頭」遍布港九、新界，「我駐守過灣仔、西營盤、中區、旺角和尖沙咀警署，也曾加入九龍東衝鋒隊，後來在沙田和荃灣分區擔任指揮官。」

何子棠在警隊期間，有約三分之一時間從事訓練工作，「我做咗10年訓練……70年代在警察學校，80年代在警察高

級訓練組，退休前兩年半在警察訓練科，負責整個警隊的訓練。」

回顧服務警隊的35年，何子棠最難忘兼任港督特級副官的那幾年。何子棠在1977年至1980年，擔任港督麥理浩的特級副官，成為第一位華人港督副官。當時港督府逢周二都舉辦晚宴，宴請政府高級官員和社會重要人士，何子棠需要協助港督夫人安排晚宴，「我除了要招呼客人，還要在短時間內，記住所有人的資料，比如樣貌、名字、宗教，甚至飲食習慣，每次『阿督』問到，我都好好好彩答得啱。」

## 行山構想建屋宏圖

何子棠當時要經常陪麥理浩行山，「他好中意同其他行山人士傾偈，會問市民『你住嚟邊度啊？』『房子是租的還是買的？』『想不想擁有自己的屋子？』看似閒話家常實情內有目的，後來麥理浩主張推行的『居者有其屋計劃』，據知都話這些談話有一定關係。」何子棠表示，與「阿督」行山時，都會帶兩個大膠袋，兩人「見到垃圾就執，執完再帶落山」，每次想起來都覺有趣。

被問到如何評價自己的警隊生涯時，何子棠笑言：「那時很流行『好仔不當差』，很多人都抗拒做警察，但我從來無後悔。因為保護市民是自小的願望，而我最後終於做到了。」

▼何子棠認為，動物需要獲得應有的尊重，希望大家都能學會與動物和諧共處

